

陶富源 著

ZHIXUE DE QIANYAN TANSUO

SHIJIAN ZHUDAOLUN

SHIJIAN ZHUDAOLUN

ZHIXUE DE QIANYAN TANSUO

SHIJIAN ZHUDAOLUN

实践主导论

哲学的前沿探索

安徽人民出版社

264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B123

739

实践主导论

——哲学的前沿探索

陶铸 著



A1072953

安徽人民出版社

SHIJIAN ZHUDAOLUN

SHIJIAN ZHUDAOLUN

责任编辑:曹文益 责任校对:曹芝兰 装帧设计:晓 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践主导论:哲学的前沿探索/陶富源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6

ISBN 7-212-01911-9

I. 实… II. 陶… III. 实践主导论-研究 IV. B0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2719 号

实 践 主 导 论
——哲学的前沿探索
陶富源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发 行 部:0551-2833066 0551-2833099(传真)

E-mail:ahp0208@s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字数:340 千

版 次: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1911-9/B·115

定 价:22.00 元

印 数:00001-05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孙伯鍤)·····	1
第一章 伟大变革的实质分析 ·····	1
一、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创新·····	2
二、实践主导原则的确立·····	12
三、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	26
第二章 物质概念的立体审视 ·····	52
一、物质概念的三种含义·····	53
二、物质形态的哲学分类和统一·····	63
三、物质即客观实在的逻辑展开·····	83
四、物质世界无限性与大爆炸宇宙学·····	93
第三章 系统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 ·····	103
一、系统辩证法是辩证法理论发展的新成果·····	104
二、过程辩证法对唯物辩证法的纵向展开·····	118
三、系统辩证法对唯物辩证法的横向展开·····	126
四、系统辩证法与过程辩证法的辩证统一·····	141
第四章 差异、矛盾及中介 ·····	153
一、差异与矛盾·····	153
二、矛盾双方产生的同时性·····	161
三、矛盾一分为二与事物一分为三·····	168
四、矛盾的中介·····	175
五、外因发挥作用的两种形式·····	182
第五章 人类社会的实践生成 ·····	190
一、如何理解劳动创造了人·····	190

二、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	202
三、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社会有机系统	212
第六章 客观规律的价值运用	222
一、规律客观性的根据	222
二、社会规律是人的活动的规律	230
三、客观规律价值运用的机制	243
第七章 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与体制改革理论	253
一、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253
二、邓小平体制改革理论的杰出贡献	262
三、邓小平体制改革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271
第八章 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观照	284
一、人类历史走向的深刻揭示	284
二、世界历史视野中的当代资本主义	293
三、世界历史背景下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	300
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坚持和发展	310
第九章 现代科技的主导作用	320
一、现代科技进步的趋势	320
二、现代科技革命的巨大社会意义	328
三、现代科技革命与两种社会制度的命运	339
第十章 实践、意识与语言	352
一、实践与意识主体的形成	352
二、意识的形成是一个信息变换过程	363
三、符号与语言	372
第十一章 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	382
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逻辑体系	382
二、认识过程的三个阶段	388
三、认识内容的三个层次	393

四、“设计”是由认识到实践的中介	398
五、从必然不断走向自由	406
主要参考文献	414
后 记	416

第一章 伟大变革的实质分析

一部哲学史,不是各种哲学体系简单更替的历史,而是包括转折和变革的历史。

哲学的变革从根本方面来说,是指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哲学主导原则的转换。这种转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已经进行过多次。和这些以往的变革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所实现的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社会历史发展到 19 世纪中叶的必然结果。

从 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起,到 1789 年法国政治大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即生产的社会化、国际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在探索 and 解决这个时代的内在矛盾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实践的巨大意义。作为这一认识成果的哲学升华,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和继承了人类当时最优秀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这一伟大变革?是某些论者所认为的,是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超越或是某些论者所认为的,是实现了从“物质”基点到“实践”基点的转移;还是对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彻底坚持,是以这个原则为前提的对人与世界总体关系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把握。只有从理论上澄清这些问

题,才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伟大变革的实质获得科学的说明。

一、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什么?有的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秘密,引起哲学发生革命变革的实质。既然是超越,有的论者也就据此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唯物主义的一种形态。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变革超越了唯心主义,当然毫无疑问;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唯物主义,因而不是唯物主义哲学,这就令人费解了。这一见解虽然大胆,但缺乏可靠的根据,是不能成立的。这里所说的不能成立,是指这一见解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并进而创立新唯物主义的实际历程。下面就此作一些具体说明。

(一)转向费尔巴哈是转向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受到黑格尔哲学的熏陶。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形势日益成熟,在哲学上,表现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唯物主义的兴起。费尔巴哈作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打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在当时的思想界发挥了巨大的解放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接受了这个洗礼。在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中,青年马克思于1843年通过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超越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而转到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立场。

费尔巴哈之所以能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批判,是由于他抓住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在哲学基本问题

上,创造性地运用了对唯心主义实行“颠倒”的唯物主义原则和方法。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把第二性的东西当作第一性的东西,而对真正第一性的东西或者不予理会,或者当作从属的东西抛在一边”^①。又说:“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不掩饰的、纯粹的、明显的真理。”^② 由上可见,费尔巴哈所创立的唯物主义颠倒方法具有普遍的基本的意义,因而它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都有着摧毁性的威力。

马克思当时受费尔巴哈影响,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颠倒方法,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马克思肯定地说:“费尔巴哈……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③ 他批评“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④,“把主体变成谓语,谓语变成主体”^⑤。马克思还讽刺思辨唯心主义是“儿子生父亲”、“儿子生母亲”的哲学。

第二,贯彻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则,从物质的东西出发去说明观念的东西。马克思说:“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⑥ 在谈到精神批判与物质批判的关系时,他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⑦。在论及神学问题与世俗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77 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0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7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51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51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64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60 页。

问题的关系时,他又说:“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①

第三,把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他说,黑格尔把国家这一现实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像的内部活动”;并指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②。马克思认为应该把这个被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他明确认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③ 青年马克思用市民社会来说明国家、法律,从而标明这时他已经开始具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马克思阐述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的。”^④

以上三点说明,马克思以费尔巴哈为中介,超越了唯心主义而进至唯物主义,并不存在某些论者所认为的是对唯物主义的超越。

那么,如何看待青年马克思如下的一些论述呢?这也是一些论者抓住不放,所一再援引作为其“超越论”的所谓论据之所在。

这些论述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同时是把它们二者统一起来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活动。”^⑤ 在《神圣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0、2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2页。

④ 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页。

⑤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族》中,马克思又说,“唯灵论(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①。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能作为“超越论”的所谓论据吗?从字面上看似乎能够成立,但是如果联系马克思世界观转变过程的具体历史情境作深入的分析,就不难获得否定性的结论。

如上所述,马克思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曾经受到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重大影响。然而,同样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存在的是,费尔巴哈从来也没有承认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他还一再声称要与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在他看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不是真理;只有人本学是真理”^②。那么能不能凭费尔巴哈的自我声明,从上述论述的字面意义上断定费尔巴哈也主张“超越”唯物唯心的对立呢?不能。

在这一方面,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研究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并没有因费尔巴哈不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而妨碍他去肯定费尔巴哈恢复唯物主义王座的巨大功绩,也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要与唯物主义划清界限的有关声明的字面意义上,而是如实地分析这一声明所包含的真实内容,从而科学地说明了费尔巴哈哲学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局限。

恩格斯指出:18世纪的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它甚至把人也说成是一架机器。当历史进入19世纪上半期,自然科学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的情况下,德国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小贩们,仍然停留在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水平上,甚至把思想也说成是物质。费尔巴哈对这种忽视人、贬低人的“冷酷的唯物主义”深为不满。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版,第205页。

格斯认为,“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①,换句话说,就其思想实质而言,费尔巴哈所反对的只是机械的庸俗的唯物主义,而并非反对一般的唯物主义。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由于费尔巴哈“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②,因而他又犯了用个别代替一般的方法论错误。

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上述分析,对当时处于费尔巴哈巨大影响下的青年马克思也是适用的。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其后写作《神圣家族》时,还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思维框架之中。《手稿》对费尔巴哈表示了高度的赞扬,甚至达到了某种迷信的程度。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只有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③不仅如此,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沿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把自己当时的哲学见解,也称之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并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回避唯物主义这个术语,而是对“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作了唯物主义的理解。用马克思的话说,费尔巴哈哲学是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④;他在《手稿》中甚至认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⑤

马克思在《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如此肯定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那么又如何说明“超越论”所援引的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呢?在我们看来,这里只是用语上的不确切和混乱。如前所说,这种情况在费尔巴哈那里早已存在,青年马克思当时还处于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巨大影响下,以至这种表述的不确切和混乱也被《手稿》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2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

《神圣家族》延续下来。另外,《手稿》和《神圣家族》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熟之前的著作。这些著作往往带有过渡性和两重性的特点,包含某些旧的哲学的因素和痕迹。因此出现用语上的不确切和表述上的前后不一等情况,也是不难理解的。当然,这会给不加深察的研究者理解马克思当时的真实思想带来一些困难。但只要联系上述有关论述的上下文,把握好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继承关系,而不是把它孤立起来作断章取义的理解,还是不难窥其精神实质的。

马克思上述论述的精神实质有二:一是表明《手稿》和《神圣家族》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继承,也就是说,肯定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先前唯物主义机械性的一定程度的超越。关于这一层含义,前文已经有所说明,这里不再重复。二是这些论述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手稿》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性的超越。尽管马克思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手稿》中确实已经开始了这种超越。具体说来就是,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与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就其共同点来说,都是以人为中心的,都是对先前敌视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超越。但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是作为感觉存在的自然物,用费尔巴哈的话说,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就是“我是一个实在的感性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①。而《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所谓的人,则是作为感性活动的自然物。《手稿》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②,即“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③,亦即社会的存在物。这样,马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6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6 页。

克思沿着从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到人的活动的社会性的思路,进一步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发展史。^①因此可以说,在《手稿》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提出“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但已经包含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比如《手稿》中说“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社会历史的行动”^②,换句话说,马克思要创立一种能够理解社会历史行动的唯物主义。可见《手稿》中关于“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不同于唯物主义”,从而表现了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而创立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在社会历史中贯彻唯物主义的追求和努力,而并非“超越论”者所理解的是所谓超越一般的唯物主义。

(二)超越费尔巴哈是创立新唯物主义

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作为对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理论现象,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近形成和最终确立,马克思自己也不再使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这类术语来称谓自己的哲学了。

1845年春,马克思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作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③,鲜明地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不彻底性,而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新唯物主义”和“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

在《提纲》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一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标志。该书的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的副标题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文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着费尔巴哈的,因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为只有他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分析。”^① 费尔巴哈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指的是:“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指机械唯物主义者——引者注)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书中同时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因为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而在“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②。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把机械唯物主义、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和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作了较为完整的科学的阐明。我们只能从这种批判继承关系上去理解后者对前者的超越,即前者和后者都保持了一般唯物主义的传统,后者又克服或曰超越了前者在表现形态上所具有的缺点和局限性。与这种理解不同,“超越论”者并不是在唯物主义的具体形态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往唯物主义的超越,而是在一般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讲超越,所以,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三)唯物主义原则的全面贯彻

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以后,他把唯物主义原则贯穿于各个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1883年逝世,他都没有离开过这种唯物主义观点。

在人学观方面,马克思指出,关于人的本质和本性的概念,只是移植于人们头脑中的由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人的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8页。

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①。因此,“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②。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为揭示人的本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历史观方面,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③“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④“这种历史观(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引者注)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⑤又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⑥。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奠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

在经济学方面,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经济学唯心主义,指出他把一系列经济学范畴看成是“不依赖于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看成是先验的观念和思想的产物,这是对范畴的现实关系的颠倒。马克思认为,应该把这种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他说:“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9~2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范畴只不过是生产力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①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② 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即“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普遍而高度的发展,以及基于这两者矛盾之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这种现实的前提。基于这种对于现实前提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从以往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飞跃。

在方法论方面,马克思一直坚持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注文中说:“……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想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的多。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④ 1868年3月6日,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说:“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⑤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又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23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26页。